

蔡觀明自叙傳

知非錄

我們中國做自傳的第一人是屈原，那一篇離騷，便是敘他一生的經歷和他的思想，不過是有韻的文章，敘述不大明瞭罷了。第二人便是司馬遷，他在史記裏做了一篇自敘，便是自己的列傳。此後除幾位史家效顰外；這一類文章，並不多見。想是古人謙虛，不敢自吹自唱，自認爲傳人的意思。但有人變換方法，卻來了幾種頑意兒替代他；如：自撰墓志，自定年譜等等；尤其普遍的是五十、六十、七十之生辰述懷詩，皆是自傳的變相。有幾位覺得述懷詩還不爽快，便索興做起自壽的壽序來了。我所看見的古人自壽的文字：一篇是夏之蓉的；這篇事實已經很詳，文章還簡。一篇是汪三儂的；那簡直是萬言左右的長篇，實際便是自傳了。但借着生辰的感慨，追溯生平，避去了自傳的傲慢自大的態度，好像客氣得多。

在現在歐美各國名人做自傳的，真是汗牛充棟，而我國仿辦的也漸漸的出現；可是謙虛究竟是我們民族的美德，有些人仍舊要在幾十生辰的慶會，來一個自述。

我今年五十歲了！回想過去光陰，自恨未能儘量利用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我正是和他老人家深表同情的時候了。我平日不喜虛名，但現在卻仿照夏汪兩位做一部六萬言的自

述，——用蘧伯玉的故事，題名知非錄，——這是什麼原故呢？

第一層：人有儘量發展他天賦能力的傾向，而這種傾向，倘不妨害社會進步，是非常正當的。『發表慾』是人類本能之一，發表思想，並不一定爲求名。你看古人有偽造古書的，有著書託名他人的，他只求他的思想灌注到天下後世，或者完全爲興趣所鼓動，何嘗要把他的大名傳諸不朽。不過這種辦法，在自傳是不好用；而且逃名雖好，作偽卻不對；所以我爲發表慾所驅使，做這一本知非錄，明知其非而不能自禁了。

第二層：做生日，徵文，徵詩，固然是俗套，而且分明要求人家來揄揚稱頌，更是十二分的好名的表現；不如忠實的自己把過去敘述一番，知我罪我聽之他人，雖說未能免俗，尚可聊以自娛。

第三層：五十歲是百年之半，是人生由少壯入老衰的一個關頭。但在古人詩文的成熟期，往往在此時開始；事業家的成功，也往往在這個時期；是應該鄭重注視的。我是一個迂腐書生，事業方面，不敢期待有何等發展；但在學術，藝文，頗希望向前邁進；所以做這部知非錄，實際含有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意思。

第四層：我是一個多方面活動的人，又是一個由完全的舊時代過渡到完全的新時代的人。因爲多方面活動，所以社會上認識我的人，多數只認識片面的我。因爲由舊時代過渡到新時代，社會上

對我的估量，更不容易確實。而我已有若干作品，和社會相見，認識和估量，已是免不了的了；所以我做這部知非錄，是把整個的我和社會上相識的不相識的人接觸，減少若干的隔膜。爲要使社會的各方面了解，所以用白話寫的。這部書因爲適應我多方面活動的記錄，所以分爲經歷、學術、藝文三大部分；但是着重點在學術部分的哲學一類，我所要發達的思想重心在這裏，我所希望社會上認識我的地方也在這裏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七日蔡觀明呵凍書於食力草堂

知 非 錄 目 次

目次

卷上

第一篇 經歷

- (一) 家世 (二) 鄉里 (三) 幼年 (四) 小學 (五) 南通求學和南京實習
- (六) 上海賣文 (七) 如皋辦報 (八) 淮陰之遊 (九) 省署任事 (十) 七中授課 (十一) 由約翰到光華 (十二) 創辦扶輪學院 (十三) 耕茶行政局的事業
- (十四) 如中授課 (十五) 福建慕遊 (十六) 鎮江之行 (十七) 避難 (十八) 鄉居

卷下

第二篇 學術

- (一) 總敘上——治學的次第 (二) 總敘下——治學的態度 (三) 哲學上 (四) 哲學中 (五) 哲學下 (六) 經學 (七) 小學 (八) 國醫學 (九) 雜著

第三篇 藝文

- (一) 散文 (二) 駢文 (三) 詩詞 (四) 小說 (五) 書 (六) 畫 (七)

知非錄卷上

東臺蔡觀明

第一篇 經歷

第一章 家世

元末大亂的時候，我們的祖上子安公和胞弟子厚公，從福建寧化原籍避亂，——照家譜上說是因爲有個著名匪首姓蔡，怕被牽累的原故，——先到蘇州；以後又覺得蘇州不安全了，便渡江而北，來到泰州極東海邊的枌茶場，開墾荒地多處，居然立下基業。這位子安公，便是我們枌茶蔡氏始祖。——子厚公不會到枌就死了，遺下一子，由子安公帶領，共同墾植；雖另是一支，也附在宗祠之內。——彼時枌茶荒地很多，大概和現在富安以北沿海的情形相仿；子安公墾植的地區，有萬壠基、進家堡、長池岸……等處，南北相距十數里，範圍很大，似乎不是赤手空拳的逃難者所能做到。而子安公曾經打死一個化緣和尚，由一義僕代頂罪名充軍；既能有一個僕人，——家生子————可想在寧化也是大家，而逃難的時候，多少也帶出一點資本來的呢。

子安公以後，人丁日繁，在明朝出了一個元稟公諱穗的，曾被薦舉應博學鴻詞科，總算頗有文

名。清朝康熙年間，出了一個孝女諱蕙，因父親被仇家陷害下獄，趁康熙帝南巡，赴水上書竟脫父罪。泰州城內，曾建專祠，近代有人撰孝女蔡蕙彈詞，即是表揚伊的。——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這可算我族中最出色的人物了！但這兩位，均不是我的嫡支祖先。我的嫡支祖先，卻是與徐述夔文字獄有關的嘉樹公。嘉樹公因祖墳所在田地，被堂弟賣與徐述夔之子懷祖，意欲備價贖回，時懷祖已死，其子食田不肯，因而涉訟。彼時徐氏勢盛，訟事未結之際，爲求勝免敗的原故，呈首徐述夔詩文違礙，但未摘出字句，案結時僅免置議，乾隆諭旨，並有『非實知尊君親上』的話。可見此事由田土上細故，演化成功一個大慘劇，並非有心媚清求榮啊！——據鄉里間傳說：徐食田方面，也會呈首嘉樹公違制的事，但在現所發現的官書，無法證明。

嘉樹公是第十六世祖，——子安公是一世，——住居耕茶場治所之南十二里的蔡家樓。——因爲有一北蔡家樓，所以又叫南樓。——起始居住的，總在嘉樹公以前若干代。到嘉樹公有好幾個兒子，我的高祖——十七世——飲堂公是第四房，仍住老宅。其餘也有遷出的，也有同居的，多半人丁稀少；只有飲堂公子孫最多。飲堂公生三子，長子涵齋公管理田務，次子、三子，俱讀書入泮，每歲老兄是個國學生，涵齋公狠憤恨，所以對於他的四個兒子，督促讀書甚嚴。二、三、四子俱入泮，第四子石菴公，即是我的祖父了。

我家祖先本是務農起家，——在嘉樹公前幾代，田地就不少，——尤其我們的高曾祖，均恪守勤儉家風。相傳飲堂公自幼到老，沒有穿過暖鞋，晚年他的女兒看着不忍，做一雙暖鞋送他，他卻不過女兒的孝心，穿過一天，依然脫下擱起，竟終身沒有穿第二次。到涵齋公更進一步了。平日不必說，不動葷腥；並豆腐青菜，甚至鹹小菜都不吃；每餐只用一碟鹽蘸着過粥。因為這樣省儉，所以家業格外增加起來。後來單只我會祖一份，也有三千畝田左右了。祖父輩分虛時，三四兩房，分得較少，但也頗能豐衣足食。我祖長子，即我父星伯公，十二歲即應童子試，十九歲入泮，因身體自幼羸弱，竟不會下過一次場。

我母親是如皋李堡人，姓仲氏。我母親的祖母，和我父親的祖母，俱是角斜申氏的女兒。——嫡姊妹——所以我母親嫁給我父，一方面固然因母舅佩服我父親的才學，一方面也是親上加親呢。我母親生平的大略，我有一篇先妣事略，在孤桐館文乙編中。

第二章 鄉里

拼茶原屬泰州，清初分泰州一部爲東台縣，拼茶遂屬東台。元以前尚甚荒涼，明以後地方富庶，讀書的漸多，文風大盛。總計宋元以後至今，鄉賢有著作者五十餘家，書五十餘種。對於經學有

著作的，如徐述夔、繆玉成；對於史學有著作的，如徐國道、周藩；詩名最大的，有于泗、繆中；畫名最大的，有繆中、徐蘭。學藝的發達，由於富庶；富庶的原因，在於安全。宋元以來，除海濱偶有騷擾外，並無兵禍，所以我蔡氏及其他大族，如繆、徐、于等的祖先，均選擇此處安身；而且數百年中，日漸繁衍，自有其環境之特色。通、如、東台，在江北已屬偏僻；海濱一帶，又比沿運鹽河各處，偏僻許多。耕茶是自海安力乏橋向東運鹽河的終點；東至豐利，東南至古壩，舍河，西南至雙甸、丁埭，或止有旱道，或止有小河，交通不便，商務不興，但因此也就爲兵禍所不及了。

富庶是文藝發達的原因，這裏尙可加以分析。便是富了才能讀書，才能成功有閒階級，從事於著述書畫，……這是一點。還有富家如沒有勢力，就不能保身家；要有勢力，至少進了學做個秀才，成爲衣冠中人，至於飛黃騰達，榮宗耀祖，不過是附帶的目的罷了。中國人文之盛，在於江浙，即是這個道理。我耕茶在徐述夔時代，相傳有六個六百萬，——徐卽其中之一，——縱或言過其實，但以徐氏產業論，——後來謂之叛田——不在百頃以下，可見當時富力的一斑了。到民國以後，擁有千畝以上的田產的，尙有十餘家之多呢。

南蔡家樓在耕茶全境，又算最偏僻的地方。從耕茶街市向南，有一條河，名叫直條河；南樓就是直條河的終點。從南樓向南、向東、向西，俱止有小河，水淺的時候，大船不能通行；所以我們

祖先在耕茶又選了這個地點住家，也就是入山惟恐不深的意思。——相傳子安公故居在萬歲基附近

，萬歲基在南樓之南，相去不遠。

南樓分東西兩園，均有小河環繞，止東南角有一個碼頭出入。兩園各有三個大門，我是住在東園最西的大門內，一個四進房屋的宅子；是我祖父向族人購買了堂屋三間，住進去後，逐漸建築前面三進，才成功一個中國式的完全宅子。但在本園比較起來，房屋不及別家高大，頗有點小巧的意味。

我的出生，即是在這宅中堂屋的東房。後來母親去世，遷到堂屋前川堂的東房。後來我父又購買本宅西南角族人的幾間房子，改建一所別宅；朝南四間，三明一暗，軒窗敞朗，略有花木，庭前植梧桐一株，我就住在裏面，這就是『孤桐館！』

第三章 幼年

前清光緒二十年甲午陰歷六月初五日，是我出世日子，即是西歷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。因為我母生我的時候，很順利迅速，我祖父用詩經上『先生如達』的典故，替我取名叫達保。——保是普通小名的尾音。

那時我父是二十七歲，我母是二十九歲。以前幾次懷孕，都是流產；所以我的出世，增加了全家的歡樂不少。尤其我祖父暮年的快慰，其鍾愛自不待言。我兩歲的時候，已經能站在地下。有一天，被一隻狗撞倒，左手左足，不能自動，舉家憂愁；後來由一位小兒科專家毛佩臣醫好，可惜我祖父即在這年去世了！

我至今記憶的往事，第一件：便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乳母抱我坐在大船上，送祖父的葬，大概那時是三歲罷？到四歲，我父已教我識方字數百個。五歲的一年春天，我父叫乳母抱我到西園東宅的一個書房裏開蒙，蒙師是儀徵籍流寓拼茶的羅少懷先生；從此便讀起三字經，千字文來。

大約是這年下半年罷？書房搬到我家照廳內，——大廳對面朝北的一所屋。——這年是戊戌，康梁變法，六君子被殺的一年。我父與羅先生在書房談到此事，晚上我在牀上，忽對母親說到：『保國會，拿康黨。』我母親瞠目不知所云，我父後來時常告訴親友，好像拿這件事表現出小孩子的聰明似的。

三字經千字文以後，便是讀史鑑節要地球韻言及四書。但我在七歲時，已經看了不少小說，曾經自動的做了一篇項羽論，約有兩行多，五六十字。其時族伯祖母某夫人死後家祭，我父拿了這篇文給教禮的禮生——多是親友中的秀才——看，大家都向我投了一下驚異的眼光。

辛丑一年，我八歲了。由看聊齋志異，子不語……等書，漸漸能看綱鑑了。這年冬，有一天，我父親到金河湯家莊親戚家弔喪。我母親忽然在房中跌倒，吐了幾口血，竟人事不省。那時我一人旁，忙叫喚家裏人來，攙我母上牀睡下。及至我父得信回來，我母已經氣息微弱了。

在我母未絕氣以前，我是時時垂淚的。及至夜間，我母已死，我反一滴淚都沒有了。當然講不到勘破生死的禪意；不過總覺母親未死，尚有希望，既死之後，希望全空，萬事都畢，反沒有悲痛的必要了。自此以後，即在禮節上應該哭泣的時候，我都沒有哭過。五七家祭，贊禮的高喊着『舉哀！』在我旁邊攙扶的人，狼急促的催道：『哭呀！哭呀！』我仍舊一點哭音都沒有；倒是站在旁邊的父親哭了。回想起來，這種天真的幼稚的態度，未嘗沒有相當的理由；反覺後來父親去世，接禮哭泣，不免攙雜一點世故了。

我父以後不願續娶，而家庭裏二叔成婚後，漸有分析的萌芽，我父心境，頗不愉快。我雖又從了一位張書城先生讀書，不久，就由父親自教。實際上自動的看書時間最多。我父本有煙癖，每父子相對，各執一本書，躺在煙燈兩邊，日夜的看。除此以外，更無消遣，更無愉樂。雖是我自幼本不甚好嬉戲；但非家庭中淒涼寂寞的環境，也不易養成我好學的習慣呢。

甲辰年，我年十一歲，我父居然送我往東台應縣考，彼時已第二次改試策論——戊戌改過一次

——每篇三百字，尙能完卷，彀得上順通的程度。向例：報年歲可以少報，我父替我報了九歲，因此一時轟動，以爲神童，我小名達保，母舅學着東台人習慣，——富安以北，——呼我爲『達官』，『應考的時候，就用這個名字。東台縣知縣姓劉，對我頗爲注意。三場取了頭圖，——縣府試榜以五十名爲一圖，作正圓形，——第四場便在花廳內，與頭圖中人並坐。劉知縣有時出來，坐在坑上監視。我文章剛要做好，偶然抬頭，忽見花廳東北隅後牆上開的一個小門內，有三五個婦女，在那裏隱隱約約的站着不去。一會兒，便有一長隨來叫我到內宅裏去頑。我一則害羞，一則是鄉下孩子，不免懼怕；那長隨百般勸誘，我只是不肯進內。那幾位婦女，——大約總有知縣太太在內，——只好注視我戴着無頂的紅纓大帽，坐在長條檯上，伏在長板桌上，作文；滿足伊們的好奇心。好一會，也就悵然進內去了。

出場後，寒熱大作，成功瘡疾。同寓的族兄少清，三場已經落第，正在東裝回里，我便哭泣着要一同回去。我父雖不甚願，也只好勉強依從。後來據同考的一位族叔告訴：『四場發榜，竟取在第十二名，』倘終場覆試，便有前十名希望，院試便有進學希望；但因終覆不到，只好降至末後第八十名。

這年府試未去，院試在泰州，學台是唐景崇，大概已知科舉運命不久，草草了事。對於幼童，

竟不注意，——倘注意即可提堂面試，——因此我便名落孫山之外了。

不知是縣考是院考？我父在趕考書攤上，買了一本壬寅年新民叢報彙編，我愛不忍釋，在思想
上，很受影響。到次年，又往東台應試，——劉知縣已去，換了一位何知縣，和唐學台一樣，對幼
童不甚注意，——心理上便不甚把應試當一回事。後來一直到終覆，都還錄取。後又往揚州應府考
，誰知頭場便落第了。這年科舉遂停，竟不會有院試。

這年冬隨父親往如皋通州遊覽，並參觀學校。次年春，進了拊茶啓秀兩等小學高等班。啓秀小
學是族伯浣雪先生主辦，已經在乙巳秋間成立；因科舉未停，所以我父未肯令我進去讀書，至此才
決定去插班。大約仍舊是受了梁任公新民叢報講佛學的影響罷？在乙巳年已居然勘破生死，而仍有
入世救苦的志願。所以我孤桐館詩中將去金陵詠懷有：『十二習至道，壯心曠無圍，』的話。這兩
年，每從拊市乘小舟回家，看見穹蒼大野，雲水澄清，便有浩然與天地同流的意思！

第四章 小學

我的身體，本是生來瘦弱的，加以家庭的冷寂，造成毫不活潑的性質；當然面色蒼白，有時說
話都嫌費力。在家庭中，往往父子相對看書，終日無一言。到了啓秀小學以後，生活情形，大大改

變，比前活潑的多，飯量也增加，但是身體瘦弱，和前一一樣；面容蒼白，和前一一樣。所以拚茶一般年長的人，都揣測着說：『這個孩子決不會長壽的！』但我除十五歲——戊申年——有一次患失眠症外，也沒有害過大病。

在小學裏，實在不及在家用功。除教科書，報章，雜誌以外，可說看不到什麼其他書籍。但因爲教國文的一位同鄉葉曉竹先生——文瀚，——一位南通邵芷衫先生——焜武，——都是飽學廩生；作文的進步，非常迅速，尤其邵先生懂得古文，受益更多。

起初我是隨着父親，和三叔，族兄司直，子鈞，同住宗祠內的。後來司直子鈞宿校了，又後來我和三叔也宿校了。宿舍是益善堂西新購的房屋。宿校的原因，是因爲我和監學陸先生衝突。校方當局，認爲嚴重，幾乎要除名。後來究竟淙雪先生等顧念我父交情，由我父親向陸先生道歉了事。或者校方認爲通學不便訓育，所以搬進學校來了。

搬進學校以後，每晚由監學——新換的——族伯雷門先生督促宿校生自修。那時我心裏滿抱着反抗情緒；認爲用功我自會，用不着你來督促。但是命令森嚴，誰能違背，也只好隨波逐流，可是這時自修的獲益，實屬無多。

我和陸先生衝突，實在是因爲抱不平而起。有兩位同學衝突，陸先生訓責，不服，盛怒之下，

將一位同學的名簿，擲入尿桶裏面。我因而在陸先生上課的課堂外面，大發議論，有什麼『以愛憎爲是非』的話。陸先生憤而辭職，而在那時辦學者的心理，簡直認我爲不可教了。

我既不甚用功，而致試的時候，也不甚預備；但每次成績，反比其餘讀熟講義的同學好。後來有些同學告訴人說：『某人有過目不忘之才，』其實我萬當不起這句話。不過我在聽講時，確能將要點隨時記住，也確能『不忘；』到致試時，便將記住的要點，另做一篇文字來做答案；所以比直抄講義或抄錯的人好些了。

但到了第四年——己酉——春，添了代數，英文兩門；我以前的方法不適用了。幸而其他科目，毋庸注意；便集中精力，應付這兩門，來苦讀強記。到了第一次月致，居然一字不誤的答出了。結果，兩門都是第一，——一百分。——教英文。代數的是一位謝先生，當他挾着致卷，回到宿舍時，博物教員繆仲華先生問道：『今天誰的成績好？』謝先生答語，我們沒有聽出，繆先生又道：『他的國文也很好的，』我就知道是指我了。可惜英文，代數，只學了一月，我也沒有能在小學畢業，便進了南通州國文專修科！

第五章 南通求學和南京實習

張季直先生感覺社會上書記人才的缺乏，商得兩江總督端方的同意，借通海五屬公立中學的一部分校舍，設立國文專修科，請了武進屠敬山先生——寄——主持教務。屠先生本在端方幕中當文案，來通後，端方仍發原薪，可算端方對專修科擔任了一部分經費，性質便是官立了。後來總督提交諮議局的預算案，因專修科名義不妥，——無附屬主體，——改稱國文專修館。招考的時候，繆敏之先生正在通州師範當監學，寫信給我父，教我去投攷。我父初尙不願，後因多人慫恿，又素慕屠先生的聲名，就親自送我去投考。攷後回耕，不久，敏之先生通知說：『已經錄取，』就束裝入校了。

同學中有舉人，有秀才，年齡大的四五十歲，我那時止有十六歲，和這班老先生不甚投契。常在一起的，多半二三十歲的一輩。至於志趣相同——先憂後樂挽救國家的志願——的，要算寶山王劍賓——樹榛——那時除屠先生以外的教員，聲望總差一些，尤其數學、史地、書法、法制等科，不感興趣。所以除屠先生授課時間，十足聽講外，其餘各課，點名應到以後，幾個人便先後踱出教室，或在通學生自修室內吃茶談笑，很大的聲浪直接傳入教室，教師也只好不問，或竟踱出校門，向大街散步，古寺盤桓，約莫把一點鐘時間消磨過去，再行回來，準備第二課上堂應卯。這時，我們自視爲高等學堂程度，教師及管理人，也就不甚拘束。同時公立中學校規，也極鬆懈，不過尙